

黄昏◎著

经典

霜河

ShuangHe

上贯长河，明明白霜，笑载沉舟，泪汇浮光。
东风消魂，西雨断肠，古今相思，尽付神伤。

乱世绝恋，荡气回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霜河

ShuangHe

黄昏◎著

經典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247
69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酷语/珠雅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6

ISBN 7-204-08530-2

I. 青... II. 珠...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2530 号

青春酷语(全 20 册)

主 编: 珠 雅

责任编辑: 吴日珊

装帧设计: 花 雨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 0471-4971950

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230 1/32

印 张: 180 字 数: 35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04-08530-2/I·1778

定 价: 380.00 元(全 20 册)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 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 一经查获, 必定追究到底, 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脂若流芳玉飞仙

——小评黄昏《霜河》

文：絮羽梵

多年以后再看《霜河》，脑海中竟失却了原有的结局，只不断吟咏着同一首歌：

上贯长河，明明白露，笑载沉舟，泪汇浮光。东风销魂，西雨断肠，古今相思，尽付神伤……

记得看言情，当初最爱，不过屠征的霸气文赏心的飘逸。然而如今，才会明白那日月向晚的选择才是最好的归宿。

001

戈石城是个什么样的人？忠厚老实，相貌平平，最让人怜惜，莫过于那一腔的痴爱。

他不是屠征，他的爱，可以是你快乐所以我幸福。他没有宏图大志，待在紫微垣宫，不过是数十年的习惯以及义气。

这样的男子，是真正的璞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良人。

月朦胧，迟意向晚。

月向晚本是误入藕花的仙子，她的气度她的才情她的坚毅，莫说是戈石城，就连骄傲如屠征也照样被她逼得自尊全无。

这是一个只在你身边微笑，也能让你从心里生出敬畏的女子。其实在她教戈石城指点江山之际，俨然已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流民中，是他救了她。在乱世中，也只有他的肩膀可以供她取暖。

如若她只是一个养在深宫不自知的纤纤公主，她不会叱骂皇亲贵胄高官富商。假使她自小未曾被当作王子来养，她不会看着面有赭色的戈石城而内心却坚定地忤逆了母亲临死的嘱托。

她不要今生错过，她不要埋葬幸福。所以她微笑地抓住这片弥足珍贵的深情，所以，她甘愿洗手做羹汤，完成从月向晚到戈夫人的蜕变。

如花美眷在侧，却没有琴棋书画应景，她自是有些微遗憾，但也有独特的考量。人生有得，总要有失。她不介意自己的夫只懂关公大刀，而肚子里的墨水却寥寥无几。

然而戈石城却是在意的，他太自卑，因为妻子的太过出色而自卑。他希望的，是与这份深情匹配的良辰美景。谁说，他愣头愣脑，并不了解她？

戈石城对月向晚的爱，已然不能够用顺从溺爱来形容。

他的宽容，他的假装懵懂，他的勉强自持。早在她抽出那张他视若珍宝的小诗时，泪洒满襟。

月向晚不会懂，在她看来多么不经意的诗句里，留有他最深沉的慰藉。因为上面有比翼有并蒂，她看到的只是字迹，而他看到的，却是表白一生的心迹。

戈石城不懂得占有，只知道付出，所以他是伟大的，所以，他是幸福的。

可是月向晚不是，她同屠征太相似。表象不一，本质却同样骄傲。

她不懂得小心翼翼不懂得委曲求全，她只有在遇到同类时，浑身的锋芒才会毫无遮掩地散发。

也是。

这世间，除了屠征，再无人能给她撑起一片天。



满足，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是谁弹唱生生世世？今生尚要别离，空许誓约又有何用。

不过再添心伤。

七年，人生究竟能有多少个七年。

如果一开始，月向晚遇到的是他，那么结局会有什么不同？

我想，如果是这样，那么戈石城会幸福得多。

月向晚带给他的是爱，却也有不能直视所爱的自卑。

所以上天让月向晚遇到了屠征，因为上天要让屠征自卑。

然而屠征自卑了，戈石城的伪装幸福，也已到了尽头。

每每佳人在怀，他总不能安心。也罢也罢，他这一别，唯一放不下的，依旧是她……

总觉得黄昏的言语过于犀利，每每写到向晚与屠征的交锋，便是不动生色，也已句句刺心。

屠征不是一个难懂的人，他只是懂得如何顺从自己的欲望。

屠征贪心，所以他远不及石城幸福。

他不懂得亲情爱情友情，他甚至可悲到以为拥有了天下就是全部。

岂料，江山在握，却也只是烟飞湮灭的泡影。

他似乎总有着数不尽的歪理，字字透着毁灭带着堕落，叫人看着不禁咬牙。

月向晚被他欺负过，那时，她可怜他。

月向晚也被他感动过，那时，她以为看清了自己却终究没有看清自己的心。

棋盘厮杀，山颠饮恨。他恨她刺透了他的灵魂，却也在撕破一切骄傲时酣畅淋漓。

月向晚坚毅得令他矫情，从那日起，紫微垣宫再不是昔日的

秦楼楚馆。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而自古，独爱的，恰是最不屑的那一种。

他们之间的爱恨痴嗔太过激烈，多少次断言老死不相往来，却又在银河驾起的瞬间，发现对方风霜的面颊。顿时，所有的纠葛，似乎只为了在重逢时更为圆满。

太恨，也只因太爱。

戈石城未必完美，但他对她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好，如小桥流水，醉卧梦乡。

而遗憾的是，屠征的出现，即使对他再有微词，却也总不能忘记他的诡谲多变与霸道温柔。

念及他痴痴地问文赏心，他说养花与护花有什么不同。文赏心答道，最大的不同，或许就在于前者是用手而后者是用心。

终于，他第一次低头承认，自己不是仙，甚至没有人的资格，不过，还是只鬼。

屠征的话，向来伤人伤己。

掩卷时，你不得不发现，有种毒，俨然窜入你心尖。就连那最后的一丝丝好，也被消耗殆尽。

黄昏。

白衣男子站在山巅说，何时是下一个黄昏。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一朝城破红颜悲 ·	001
第二章 · 夫妻情重蓬门乐 ·	020
第三章 · 误入洞天情劫生 ·	040
第四章 · 芳魂欲断紫微垣 ·	060
第五章 · 佳人作戏苦化劫 ·	080
第六章 · 风来尘起暗波涌 ·	098
第七章 · 佳约逢噩付冥鸿 ·	117
第八章 · 浮戾俱敛怜红妆 ·	137
第九章 · 春化薄冰欢颜展 ·	158
第十章 · 疑网惊破神魂碎 ·	178
第十一章 · 霜河尽处却茫茫 ·	197

第一章 一朝城破红颜悲

是谁道讨伐逆贼的征战是为了百姓存亡？

一路走来，在九日蛸王的叛乱城中，百姓的命猪狗不如；在大昭王朝的统区内，百姓依旧低贱如蝼蚁；两军交战处，杀戮血腥更是染透了人性。在这个乱世中，人是互践互踏，疲于奔命的东西，几乎没有谁还记得“人”是什么。

已经六天了——她们被困在铜斤城门内已经六天。两三百人中大多是老弱妇孺。在城中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甚至连干净的水都快用竭之时，她们惟一的希望便是出城。

001

然而希望被守城兵士的长矛刀剑阻隔了六天之后，便成了绝望。

并非城中真的已没有半点粮食，兵营囤积的粮草足够一万军士维持一年，但那不是拿来“孝敬”她们这群无用米虫的。除了苦苦哀求，听天由命外，手无寸铁的流亡弱者没有其他生路。

身旁响起熟悉的哀哭声，无力却凄厉，像锥子插进了月向晚的心，几天来已麻木的身心裂开了痕。

“小姐……”宝姿丫头看着活活饿死的人的干瘪尸体，颤抖地抓住她的衣袖，“我们会不会也……”她真的好怕啊！

月向晚偏过头看向昏睡中满头白发、一脸憔悴的母亲，叹口气的力气都消失在心痛中：“如果城门一直不开，我们就只有一直在这里等死。”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一个月前，她还站在荣华富贵的顶端；一个月后，她的命与平民无异。失了权力，空有一个王族姓氏只能让她更深切地体会到人世之无情。在此中，不管是谁，姓猪姓狗都是一样在为了活命而劳碌。而地位曾经越高的人，现今只会摔得越痛。她还能咬牙在平地站着，她的母亲却在奔波流离中迅速枯萎。

天象诡异。早在父亲领军出战之前，她便已算到了不可违逆的结果——死、城破家亡。天象卜卦之术修行半生，位高权重的钦天北长老月重天，呕尽心血想要力挽狂澜，他分明是早已料到此去的结果，却依然抛下了妻女。以国为本，以家为末吗？为什么在她看来，这些战争都只是毫无意义的杀戮？没有什么正邪，因为争得权力的成功者最终肯定万般掩饰宝座下的血腥。谁赢都是一样，最邻近死亡的永远是沙场上的兵士与无辜的百姓。所谓国仇，所谓家恨，都只是权力之争的幌子而已。

002

身边的哀哭转为嘶哑，自身不保的人麻木地垂着头。忽然一声厉喊从嘶哑的缝隙间拼命抽起，如同垂死之鸟的挣扎。伏在尸体上的中年女子扑向守门兵士：“兵爷，求求你们开城门！求求你们，我儿子都饿死了呀！”

“干什么？！滚开！”兵士粗鲁地将她推了回去。

哪知她竟从地上爬起，跌跌撞撞地又冲了过去。

“滚开，不要命了！”兵士赶得越凶，她粘得越紧，到后来抱住了其中一个脚，死都不肯放手。

仿佛凭空中掉下了一丝生望，周围一群难民也开始蠢动起来，三三两两地围上去，哀求和厉喝响成一片。在推挤中，不知是哪个力气大了点挤倒了一名士兵，整个场面都乱了起来。盲目逃生促使人挤着人，人踩着人，月向晚和宝姿搀着月夫人，被推



力往前挤着，脚被踩得差点站不住。兵士也慌了起来，乱挥乱挡的兵刃伤了不少人，更加大了局面的混乱。

正在事情即将一发不可收拾之时，马蹄声起，一条马鞭“呼”的扫过，狠狠地将纠缠的人群打了散去，三匹马长驱直入。只听城门侍卫长欣喜呼道：“戈爷！”马背上的三人跳下来，为首一汉子扔开缰绳，大步跨向前道：“开城门！”

人群奇迹般地静下。

侍卫长道：“戈爷，这不行啊，上头交代的，严禁流民进出，以防奸细。开城门是要咱们脑袋的事啊！”

“少啰嗦了，我说开就开，有事我来担待！”戈爷道。

“可是……这军令如山，小的实在不敢擅作主张。流民骚乱，小的们也不好过；戈爷要开城门保他们的命，也得想想咱们弟兄的命啊！”

戈爷自腰间解下一枚铜令扔了过去，道：“这玩意儿足够保住你们的脑袋了，开城门吧！”

侍卫长接住了令牌，满脸带笑地将之塞进了衣襟，马上转头扬手示意手下开城。

粗嘎的转轴声带动了原本关闭着的厚重铁门，缓慢开启了一道缝，人人争先恐后地往缝中挤去，生怕城门再次关上，又陷入了难以进退的局面当中。

月向晚觉得不能呼吸，有人踏住她的脚，有人绊住她的腿，推挤的力量尤胜于前一次，将她往地上压去。挤出去的，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踏在谁的身上。脚、手、肩膀、腰……五脏六腑无一不痛，整个人好像已支离破碎。正在绝望中，一只有力的大手拽住了她，将她自人群中提了起来：“小心。”

她皱着眉回眸，望进那人苍褐色的眼中。

是那个姓戈的。

那人怔了怔，盯着她的脸竟一时间无法移开目光。肩膀撞开挤过来的人，原本已松开的手一抓，将她整个身子抱了过来。推推挤挤的人群中，就他们两人如磐石立在原地不动。

是她的挣动惊醒了他，他匆匆别过眼，脸上有点烧红，道：“我护着你出去。”也不管别人有没有应允，一臂揽着她往前去。

“我娘，我娘还在那边……”她先吃了一惊，回神一想到母亲和宝姿，不禁心急如焚。

“什么？”他一时没有听清，低下头来，温热的气息扑在她的额前。

她不自在地动了动，重复了一遍。

“噢。”他有点傻地应了声，朝她所指的方向挤去。

然而一直到城门外，寻遍了已渐散去的人群，根本没有月夫人与宝姿的踪影。

004

“她们可能早被挤出了城门，前面找找看，总能找到的。”他安慰道。

她忍着泪，低头道：“多谢你了。”

“你、你叫什么名字？”他问，见她僵了一下，忍不住暗恼，忙改口道，“我是说，你要上哪里去？要不要帮忙？”

她再心思单纯未知情事，以女子天生的直觉也大概猜到了他的用意，登时道：“你开城门，救我一命，我很是感激。寻找家母之事，不好再劳烦……后会有期。”

他在原地，呆望着她瘦削的背影似要被风吹倒，忽然间，他转身往城中奔去。

“喂，石城，你牵马上哪儿去？”同来的一人看到他的举动，不解地问道。

“出城。”他抛下两字，头也未回。



“出城干吗？陈将军那边的事还没解决，你昨晚还输给老子两坛酒，想赖账啊？”那人尤不甘心地在后面嚷嚷。

“别吵了，人家去英雄救美了，你就乖乖地等着看他如何抱得美人归吧。”另一人笑道。

“什么美？”

另一人无奈敲了他一记：“牛四海，说你是牛你就是牛，想不当牛都不成……”



瘦削的身影离得不远，他跨上几步便追到了。高大的人和高大的马挡在月向晚的面前，让她不由自主退了一步。

“我不是坏人。我叫戈石城，是紫微垣宫摇光堂的人。你单身一个姑娘家，脚受了伤，又不熟悉这一带，这匹马给你吧。”

005

她看着他略微紧张的表情，道：“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不会骑马。”

他怔住，似乎觉得不会骑马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骑马很简单的，我教你。”

她摇摇头。

“那——那你骑在马上，我帮你牵着。”他这一生，除了赖人家的赌账外，还没有这么死皮赖脸过。

她还是摇摇头。

“你不是要找家人吗？这样下去，你找个三天五天也不一定找得到。”

这话绝非危言耸听，她静默了片刻，心中对母亲和宝姿的担忧超过了不安：“帮我——会不会耽搁你自己的事情？”

“——不会，不会的！”他听懂了，咧嘴笑了起来，似有一

道日光划过，原本端正的五官顿时生色。

“我不上马。”她道，轻轻摇了摇握在手中的长辮。

“我帮你。”他果真走了过来，她以为他只是要扶她上去，哪知他是将她抱了起来。马的骚动吓得她揪住了他的衣襟，两人一低头，一仰头，竟造成了四目相望的尴尬局面。她吓得松手，他也惊得忘了她尚未坐定就放手，差点从半空摔了下来。结果一时情急，他抱住她，她的手臂勾在他的颈上，两人贴得没有一丝空隙，情形更为暧昧。

“上身稳住，抓住缰绳。”他强抑住那股骚动，不敢亵渎她半分。退开时，拳头在身旁攥紧了又松开。

“流民可能大多散向那边，我们先去那边找。可以吗？”她指向东南。

“东南方是白鹭岗，前临树林和大湖，晚上人应该聚集在那边过夜。运气好的话，你的家人就在那边等着你。”他其实并不希望有这样的“好运气”。

她轻应了一声，不再说话。

他牵着马，有点不甘心这样一路沉默下去，但平日的爽快豪放到此却怎么也发挥不出来：“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

“月向晚。”

“月向晚？”他将三个字细细读来，仿佛在品味什么，“月是天上的月吗？”

“是啊。向晚意不适之向晚。”

“我不识字！”他粗着喉咙回她一句，黑着脸。“月”是北天王族的姓氏，而他只是个目不识丁的草莽，其间差距更是提醒着他，马上人儿是如何的高不可攀。是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才妄想、妄想——

他仿佛被刺中罩门的反应让她半天讷讷不成言语，约莫明白



自己在无心之下伤了他的自尊。

到白鹭岗时，暗暗天色从四面笼下，最后一缕夕光被矗立的乔木林吞噬掉。鸟在林上扑飞，带起与人间呻吟相附和的嘈杂。鸟儿们尚有乐土，人世却难有一方净土。

“天已经黑了，她们不可能走太远的，一定在这附近。”因为湖太大，天色太暗，他们只得沿着岸慢慢地搜寻。

有几处火堆生起，枝叶燃烧的浓烟和肉烤熟的焦臭充斥于整个林中。她呛咳了几声，近两日未碰食物的胃开始痉挛，眼前也开始发黑。

“怎么了？！”他回头，刚好看到她从马上摔下，还来不及去接，她已重重地摔在地上。

半天后她才缓过气，睫如蝶翼般扇动，脸色是透着青的雪白，一绺鬓发因为冷汗贴在肌肤上。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时，已伸手将她的发拨了开去。

007

“你没事吧？”这样娇弱的人该是住在金屋被伺候着，不该受这种苦。

她摇头避开了他流连的指，想坐起来，却怎么也使不出力气：“……我只是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了……”话一说完，望见他了然的神色，恨不得能找个地洞钻下去。

“你等着。”他道，转头走进林子，过了一会儿，手上捧着一包野果回来。

小小的果鲜红可爱，她迟疑了会儿：“这能吃吗？”她不曾忘记一群流民误食毒果的惨状。

“这是野梅，我小时候常常吃，没有毒的，不过有种蛇果长得跟野梅很像，却是吃不得的。”

她吃了一个，放下了心，虽然因为饿极吃得很快，举止仍是文雅从容。吃完抬起脸，才发现从头到尾他都一直盯着她看，奇

怪的眼神令她不安地以衣袖略略擦过脸，想借这一举动缓解那种张力。

“我——”他有些结巴。

她轻轻却极有力地打断他的话：“走吧，我想去那边看看。”

她没有再上马，他只好牵着马跟在她的身后，心中沮丧得无以复加。平日是何等豪爽自在，杀人也不过是手起刀落，如今在一个小女子面前却扭捏得比她更像女子。果然是出身王族，荆钗布衣也掩不住那种浑然天成的风仪与气势，不经意间便压过了比她不知魁伟几倍的他。

默然走着，湖岸几乎快走遍，前临的是一座黝黑的山，如地狱之门。寻人的结果一再使月向晚失望。在又一次错认之后，内心的恐惧几乎使她站不住脚。

008

“我不信，一定是方才没有看清楚，我要回去再找一次。”她自语，尽力抗拒去想那个她不愿接受的结果。

“刚刚都已经找过。走了这么久，你的脚都一瘸一拐了，先坐下歇会儿吧。”沿岸走来差不多每一张脸都看过，这样的情况漏过两个人的机会会是多大？她只是骗自己罢了。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我娘。她身上早就有病，荒郊野外，我怕她连今天晚上都……”她低头，无法说下去，“还有林子里边没找过，如果岸边找不到，我就进林子去找。找不到她们，我心里实在定不下来。”

“白鹭岗这么大，这样找要找到什么时候呢？”他搔搔头道：“月、月姑娘，这样吧，你跟我说说你娘的长相，我找人帮忙一块儿找。”

她又喜又忧，喜的是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忧的是欠人恩情难以偿还：“可以吗？”



“你说好了！”见她青莲似的脸上淡淡光华洋溢，他突然觉得，就是此时让他受一顿鞭刑都是值得的。

“……我娘穿枣红衣，头发花白，左眉眉尖有一颗红痣，她身边应该还跟着小丫头，蓝衣，十五岁上下，鹅蛋脸……”她将母亲与宝姿的衣着特征细细描述完，见他走开几步从怀中掏出一支竹管。

一簇明亮的火焰升到夜空中，划下淡淡烟痕。

这是用来传递消息、召集人马的信号弹，她在父亲月重天的书房中甚至看到过这种东西的制造图。若有硫磺硝石在手，她现在便可做出一个来。



未过半盏茶，疏暗的林间栖息的白鹭被惊得乱飞，人声四起。

009

有几匹马率先冲出了林子。

戈石城眼睛一亮：“阿奔！四海！”

牛四海人没下马，嘴上已嚷嚷开：“看到信号，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不要命地赶过来——你小子救个什么美，救到你姥姥家去了？！”

“我要你们帮我找人。”换作平日，生冷不忌的话早就回过去了，此时身后站了月向晚，他却窘然少语。

“找人？”牛四海哈哈笑，“找人我最老行了，你要多情的、柔媚的，报个名字来，老子都认得！”

他的脸瞬间涨红：“你胡扯什么！”看了眼身后的人，她也张着双大眼正看他，眸光与他相触便移了开。

“别闹了。”牛四海一旁的赵奔目光投向月向晚，“石城，